



武9
門
浦
卷
186
7



辨證錄卷之七

松井家藏

清 山陰 陳士鑑敬之甫著

大日本 長崎 淺井俊元民甫校

至瘡瘍門

一感溼熱之氣、忽又傷風、口噤不能言、項背幾幾、脚手攣急、角弓反張、人以爲太陽之傷寒也、誰知是太陽之瘡病乎、夫瘡病亦有三陽三陰之殊、亦能傳經、與傷寒之症無異、但傷寒單傷於風、而瘡病則合溼熱而成之也、似乎治傷寒可單治風而無難、瘡病宜兼治溼熱而不易也、誰知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一邪相犯、已是正氣之虧、况三邪之同犯乎、補正以祛邪、治瘡無難速愈、或謂一邪相犯、尚須祛邪爲先、三邪並犯、則邪氣彌漫、非用祛邪之藥、安能濟哉、不知一邪之犯、其力

專衆邪之犯、其勢散、力專者、宜攻、勢散者可補、於補之中、兼行其攻之法、何不濟之有、無如其症同於傷寒、不可驟用補也、所以殺入、苟知可補之法、分症以治之、實易易也、如此症見太陽之徵、不可徑治太陽之邪、宜補太陽之正、太陽之正氣旺、而風溼熱之邪、不必攻而自散矣、方用五苓散加減治之、白术一兩、茯苓一兩、澤瀉三錢、猪苓一錢、羌活五分、桂枝三分、水煎服一劑、而角弓反張之疾定、二劑而口不噤、脚手不攣急也、三劑諸症盡痊、五苓散專利膀胱之水、三邪之中至難去者溼耳、先利其溼則火隨水泄、而風邪無黨矣、故少用羌活桂枝以祛風、則風自易解、况五苓散亦非單利濕之藥也、其白术茯苓、原能健脾生胃、今多加爲君、則補重而利輕、所以能建功之速、倘少少用之、則攻多於補反無益矣、

此症用桂苓薏羗湯亦效、茯苓一兩、羌活二錢、薏仁一兩、桂枝三分水煎服、

一感溼熱之氣、又感風邪、頸項強直、一日或左右視、手足搖搦、人以爲少陽之傷寒也、誰知是少陽之症病乎、夫少陽居於半表半裏之間、其勢將欲入肝也、而尚留於陽明、故二邪同感目、所以左右視亦現證於二者之間耳、手足搖搦者、風性動而溼性靜、兩相違背、風欲動而溼挽之、溼欲靜而風激之、熱邪又從中冲擊、此搖搦之所以起也、搖搦不已、又風引而上行、於是頸項不利、而溼氣留中、遂至強直不搖矣、治法必須和少陽之正氣、少用散邪之品、易於解紛也、方用小柴胡加減治之、柴胡二錢、白芍五錢、當歸三錢、茯苓五錢、黃芩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病減、再劑病全愈、小柴胡湯、和少陽之聖藥也、今又加入白芍、當歸、以補其肝中之氣、使肝旺、

而邪不敢遁於肝、加茯苓五錢以健胃、而利溼則邪不敢回於胃、茯苓且同柴胡以祛風熱、引之而共入於膀胱、尤易下走、此又法之至神者也、

此症用龍車

散亦效

柴胡甘草各一錢、白芍、茯苓各五錢、
車前子三錢、龍膽草五分、水煎服、

一感溼熱之氣、復感風邪、手足牽引、肉瞶胸脹、低頭視下、肘膝相構、人以爲陽明之傷寒也、誰知是陽明之症症乎、夫陽明胃土也、風入於胃必變爲熱、况原感熱氣、則熱以濟熱、直至發汗、反陽、何肉瞶胸脹而不發狂、手足牽引、而不出汗、反低頭視下、無登高而呼之症、肘膝相構、無棄衣而走之疴、正以溼邪混之也、蓋陽明之火、最惡者燥耳、今有溼氣在胃、雖侮胃中之土、亦益胃中之燥、卽發汗而不至、陽發狂之禍也、若妄用風藥以散

○其表必至汗出、而不可止、仲景張夫子、曾用大承氣湯、以下其邪、然而脾旺者、尚不致損傷脾氣、否則下之、亾陰、恐有意外之虞也、然則風溼熱既同入於胃中、則治法不可不治胃而又不可傷胃也、方用全陰救胃湯、玄參五錢、茯苓五錢、桃仁一錢、葛根一錢、人參一錢、麥冬五錢、水煎服、一劑病半痊、二劑病全愈、方中資胃中之陰、而不損其胃中之氣、玄參去熱、葛根去風、茯苓去濕、三邪皆去、而又得人參以生胃、麥冬以生肺、則桃仁不可以已乎、不知桃仁最動之味、三邪併入於胃中、而補藥多於攻藥、則邪得補、而反流連不去、加入桃仁性急之物、補旣不滯、而攻亦不緩、始能相濟以有成也、

此症用二苓槐

石膏、猪苓、槐米各三錢、茯苓五錢、防己五分、黃芩一錢、水煎服、

一感溼熱之氣、復感風邪、發熱腹痛、肌肉顫動、四肢堅急、人以爲太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太陰之症乎、太陰者脾經也、脾土溼土也、溼土何堪溼邪之再犯乎、溼入於脾、最難分消、溼邪去而溼之根尙在、一再感溼、仍如前溼之病矣、况加熱以發其炎蒸、加風以生其波浪、自然中州反亂、而四境騷然、堅急之勢成、顫動之形兆、倘用安土之品、則土旺而水無泛濫之虞、水乾而土無鬱勃之氣、風卽欲作祟、而平成旣奏、亦可以解愾矣、無如世人動輒言下、詎識下多亡陰、無陰以灌注於五臟七腑、胸腹手足何所資以爲養哉、勢必堅急顫動、有亡陰而死者矣、方用安土散、白朮一兩、茯苓五錢、車前子三錢、薏仁五錢、赤小豆一錢、通草一錢、柴胡五分、石斛三錢、水煎服、此方以利水之藥爲君、仍是健脾之藥、蓋土旺自能制水、況又有利之者乎、此症原是

溼邪之難治、單去攻溼、而風與熱邪自易吹散、所謂攻邪必攻其堅也、譬如大敵在前、滿山遍野、俱是賊黨、倘止從偏旁掠陣、則賊且全營俱來死鬪、反至敗衄、不若竟攻中堅、突圍直入、搗擒巨魁、則餘氛不戰而自遁、症病之重、治溼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此症用薏朮定

痘湯亦效

白朮一兩、薏仁芡實各五錢、柴胡知母
甘草天花粉各一錢、神麴二錢、水煎服、

一感溼熱、又且感風、遂成癰癧、身蹉足彎、不能俛仰、人以爲少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少陰之症乎、夫少陰者足少陰腎也、腎宜熱、不宜寒、宜濕不宜燥、何以症病有濕有熱、反成癰癧、蹉彎不能俛仰之症耶、不知腎最惡風而喜熱者、喜真火之生、非喜邪火之尅也、喜真水之養、非喜邪水之傷也、蓋邪火助燥、邪水增

溼耳、既有三邪入於腎中、又益之以風、安能無癟癓躊躇、不能
俛仰之苦哉、然則治法仍須治溼熱、少佐以祛風爲得也、方用
助腎辟邪丹、茯苓五錢、薏仁五錢、防已一錢、豨莶草一錢、玄參
三錢、水煎服、此方用防已以治腎中之風、用薏仁茯苓以去腎
中之溼、用玄參豨莶草以治腎中之熱、是風熱溼三者、均治何
之不可去哉、夫腎宜補而不宜瀉、今去風去溼去熱、得非瀉腎、
病之藥乎、然而薏仁茯苓雖利溼而不損其陰、防已雖去風而
不傷其氣、玄參豨莶雖去火而不減其光、非瀉腎而仍是補腎、
若單瀉而不補則誤矣、

此症用散瘡

湯亦佳

防已一錢、白朮一兩、澤瀉、豨莶草、炒
黑荆芥各二錢、薏仁三錢、水煎服、

一感溼熱、又感風邪、厥逆下利、舌卷囊縮、背曲肩垂、項似拔、腰似

折、手足俱冷、其腹脹大、人以爲厥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厥陰之
痙症乎、夫風溼熱三合而成痙、邪傳入厥陰、乃入肝木之經也、
其勢更急、世人誤發其汗、必致動溼、溼雖陰類、然是外受之陰
邪、非肝中之真血也、所動之陽、奔入溼中、爲溼所沒、必至亡陽、
蓋脫出之陽、不啻如龍之山谷、其體輕矯、飛騰而不可止遏、今
爲溼所滯留、則如蛇行匍匐、儘力奔越、究難飛去、故此等痙病、
皆誤汗而成之也、治法又不可拘於散邪、仍須補正、惟救其亡
陽、而亟使其回陽耳、雖然陽之所以亡者、終由於陰虛之不能
攝陽、故補陽必須補陰、而補厥陰之陰、仍從少陰腎經以補之
也、方用回陰散瘡湯、巴戟天五錢、茯苓一兩、山藥五錢、防風五
分、炒梔子一錢、白芍五錢、當歸三錢、白朮一兩、甘草一錢、水煎
服、此方補肝經之血、而佐之去溼去火去風之味、自是正治之

法、而又補腎中之火、益之巴戟天、何居、正補少陰之謂也、第厥陰之木、非少陰之木不生、何必補腎中之火、詎知汗發亡陽、陽氣盡從外泄、腎中已無真火、單用寒涼以祛熱、則脾胃不勝其寒矣、巴戟天溫腎、不至大熱、腎溫而陽回、肝清而陰足、陰陽和合、內之正氣既固、風熱溼之外邪、不必攻、而自破、况原有攻之者乎、此有益無損之治法、又何患厥陰症症之無傳久哉、

此症用黃白茵

陳湯亦效

白芍、茯苓各一兩、猪苓三錢、茵陳一錢、白朮五錢、甘草一錢、黃連半夏各五分、水煎服

小兒頭搖手勁、眼月上視、身體發顫、或吐而不瀉、或瀉而不吐、人以爲驚風之抽掣也、誰知是風熱溼三者合之、以成瘡乎、小兒純陽原不宜虛、然而多食瓜果、溼留於胃、溼久則變熱、熱極則生風、此風起於內、而不來於外也、人見小兒頭搖手勁等症、毋

論其虛實、投以抱龍丸、不效、改用牛黃丸、又不效、乃用金石腦麝香竈之藥、以開其竅、而鎮其驚、無不立亡、嗟嗟驚風二字、自創立以來、殺小兒者、不啻數百萬矣、並無有一醫闢其非者、南昌喻嘉言、頗知其失、大聲告諒、無如傳世既久、一時不可轉移、且嘉言有論無方、世亦不識治法、鐸聞師言甚悉、因暢論之、而邪一入腠理、便入臟腑、況其飲食、喜寒而不喜熱、以致損傷脾胃、而成吐瀉之症、上吐下瀉、則陰陽兩虧、平日所受之溼、盡行越出、溼出而熱留、臟腑之中、無陰相養、遂變成風象以惑人、人亦卽爲其所惑、但治風而不治正、所以十人十死也、故見此等之症、斷不可祛風、一作風治、去生便遠、蓋其身中、實實無風、無風而妄用風藥、以倍耗其損傷之氣、安得不速其死哉、治法惟

○補其脾胃、而止其吐瀉、則十人十生也。方用救兒回生湯、人參二錢、白朮三錢、茯苓一錢、砂仁三粒、炒黑乾姜五分、山楂五粒、蘿蔔子五分、車前子一錢、厚朴三分、神麌三分、半夏五分、水煎服、此方以十歲爲準、五歲者減半、一劑卽吐瀉止、一劑卽抽掣定、三劑卽全愈。此方補中有利、調和於脾胃之內、則陰陽有旣濟之歡、自然無變動之害矣。或曰、補之是矣、少加去風散熱之藥、未爲不可、夫熱當夏令、或可少加黃連數分、以解其暑、若值冬令、更當增入辛熱之品、蓋小兒吐瀉之後、熱必變寒、況加時令之嚴寒乎、斷不可用寒涼也。至於風藥、毋論四時、俱不可亂增、萬不得已、少加柴胡二三分可也。

此症用加味

六君湯

人參八分、白朮三錢、茯苓二錢、甘草半錢、夏各三分、陳皮黃連各二分、神麌麥芽防風各五分、水煎服

○一小兒吐瀉之後、口噤不出聲、手腳攣急、人以爲驚風之搐搦也、誰知是脾胃寒虛之症病乎。小兒純陽、先天腎氣原自完固、無如後天之斲喪也。人生後天、以脾胃爲主、小兒喜餐生冷、傷其後天、而先天亦損、自然變症紛紜、吐瀉之後、無津液以潤腸胃、更有何氣以運動四肢乎。此手足彎急搐搦之所以現也。脾胃虧損、肝木必來相侮、脾胃又苦無津液以供給、肝木之取資、則肝木大燥、燥極生火、火極生風、又其常也。肺金見肝木之尅脾胃也、欲出其清肅之令、制肝以報土母之仇、無奈脾胃爲肝所傷、則土弱而金不能強、力難制肝、反爲肝之所凌、而肺金畏肝中之風火、惟恐逼乾肺氣、自顧不遑、何能救母、故不敢出聲也。然則治法可不急治肝、以救脾胃之虧乎。方用活兒湯、白芍三錢、茯苓五錢、人參二錢、白朮三錢、梔子五分、麥芽五分、枳壳三分。

分半夏五分、甘草一分、神麃五分水煎服。一劑攣急搐搦之症止。二劑口噤之聲出。三劑全愈。此方平肝之氣，以扶其脾胃之土。脾胃之氣生，而肺氣自旺，足以制肝，何風火之不息哉？或謂肺弱不能制肝，自宜補肺。不知用補肺之藥，必用潤劑，不又助脾胃之濕乎？症病正苦濕也。方中用茯苓之多，正去其濕，而反可用濕乎？故不若平肝以安肺，不可潤肺以害脾胃耳。

人參一錢、茯苓二錢、白朮三錢、甘草肉桂各一分、神麴、柴胡各三分、水煎服

一小兒偶感風邪、發熱身顫、手背反張、人以爲驚風之角弓反張也、誰知是症病中之寒邪乎、小兒氣血未旺、不耐傷寒、壯熱故一時昏沈、非因風而動驚也、故治小兒之傷寒、斷不可與大人一例同治、動用風藥以祛風、蓋因虛入風、治其虛則風自外出、

况止犯寒而不犯風、是原無風也。何可祛風哉。倘輕施祛風之藥、則風門大開、內既無風可散、勢必損傷正氣、致營衛無所蔽、而腠理不密、且引外風深入內藏、遂成不可救之症矣。治法補其正氣、而少加散邪之味、寒既易解、臟腑不傷、手到便可奏功。方用護子湯、人參一錢、茯苓三錢、白朮二錢、柴胡五分、桂枝二分、水煎服、一劑驚定、不必再劑、亦何方法之神乎。蓋小兒初傷風寒、必先從太陽而入、今用桂枝、柴胡兩解其太陽少陽之邪、則邪不敢遁入於陽明、况有人參以固其脾胃之氣、則邪尤不敢入於中宮、加入白朮以利腰臍、茯苓以通膀胱、則邪從外入者卽散、卽無外邪、而柴胡以舒肝氣、桂枝以緩脾胃之土、正有利益、又何損哉。無如世不知此等治法、妄捏驚風名色、輕施發散鎮墜之味、以至殺兒無算、醫工不悟、而病家未知、皆委於

天數而不責其悞、誰知萬鬼啼號於夜臺哉、吾願世人盡消滅驚風二字名目、庶幾小兒之福乎、

此症亦可用

救嬰丹

人參一錢、茯苓三錢、柴胡三分、白芍二錢、
神麌五分、砂仁一粒、炮姜三分、水煎服

○一婦人新產之後、忽然手足牽搐、口眼喎斜、頭搖項強、甚則角弓反張、人以爲產後驚風、誰知是亡血過多而成症乎、產後舊血已虧、新血未長、血舍空虛、風尤易入、原不必戶外之賊風也、卽一舉一動、風自內生、覺兩腋之間陰寒逼人、一不慎而風入之矣、然風因虛而入、補虛而風卽能出也、第補虛之法、血亡不能速生、而氣怯則宜急補、補氣則血尤易生、血生而風不能存、故血舍驅風、尚非正治、矧純用鎮驚之藥耶、方用救產止症湯、人參五錢、當歸一兩、川芎三錢、荆芥炒黑一錢、水煎服、一劑病輕。

二劑又輕、三劑全愈、此方卽佛手散之變、大補其氣血之虛、加之人參、則氣更旺矣、氣旺而邪不敢敵、况有荆芥引血歸經之藥、血旣歸經、而邪何能獨留、况荆芥原能祛邪而不損正氣、故可兩用之、以出奇耳、倘不補氣血、惟事祛風、則血舍更空、風將直入、是立殺其婦矣、可不慎哉、

此症用活母

丹亦神效

當歸人參各一兩、川芎五錢、柴
胡三分、肉桂一錢、水煎服卽愈

人有一時手足搣掣、口眼歪張、人以爲中風之症也、誰知是瘡病之驟發乎、夫中風病、身必顛覆、口必吐痰、瘡病狀如中風、而身必不顛覆、口中喉內必無痰涎之出入、與水雞聲也、蓋中風無風、風從內起、瘡病則風從外入、風自成威、不必借重內痰之助、所以但有牽制歪張之風象、絕無拘湧秘塞之痰聲也、若風自

○內起者、火動生風疾、以助之也、故中風無外邪、瘡病無內邪也、無外邪者、不可治風、無內邪者、不可不治風耳、然而單治外、而不治內、則外風雖去、內風必生、是以祛風、必須補正也、方用補中益氣湯、人參一錢、白朮三錢、黃芪三錢、當歸三錢、柴胡三錢、升麻四分、陳皮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牽掣定、再劑而歪張止、三劑不再發、夫補中益氣湯、補氣之藥、非祛風之劑、乃用之以治瘡瘍之風、反易奏功者何故乎、蓋氣虛則風易入也、補其氣、則正旺、足以祛邪、方中用柴胡、原能祛邪也、少用之於補藥之中、則能提氣以衛正、多用之於補藥之中、則能益氣以祛邪、故用至三錢、而風難再留矣、何必更借重他藥散風之多事哉、世人但知參歸芪术之多用以補正、絕不知柴胡多用於參歸芪术之中、尤易祛邪、余所以持表而出之也、

此症用九宮湯亦神效

人參一兩、巴戟天、葳蕤各五錢、半夏、烏藥、藜

丸各一錢、陳皮附子、天麻各五分、水煎服

汗症門

人有大病之後、無過而遍身出汗、日以爲常、人以爲內熱發汗也、誰知是陽氣之虛、外泄而腠理不能自閉乎、大病之後、氣血大虧、氣不能入於血之中、血必至逼其氣於膚之外、使肺金清肅之令行、則氣雖欲越出於皮毛、而腠理未疎、何能外泄、惟大病之後、必先損其肺、肺先無自主之權、安能禁其氣之不固哉、氣不固、而汗乃氣之所化、汗隨氣泄、遍體出汗淋漓、又無內邪之散、有不散盡其真氣者乎、似乎較亡陽之症相同、然而亡陽之症、身喪於頃刻、自汗之病、不至遽殞於須臾、其故何也、蓋亡陽之症、乃熱邪驅之、自汗之症、乃陰虛促之也、陽病暴、而陰病緩、陽暴難於救援、陰緩易於調劑、治法自當以補氣爲主、而補氣之中、兼以補陰、則陰能攝陽、汗不止而自止矣、方用攝陽湯、人

參一兩、黃芪一兩、白芍五錢、麥冬五錢、北五味一錢、山茱萸三錢、熟地一兩、水煎服。二劑汗少止，四劑汗大止，十劑全愈。此方用參芪，以大補其氣，氣足則肺氣有養，皮毛自固，益之麥冬五味，則肺金不持，自足以衛外，兼可以分潤於腎水，猶恐汗出太多，必損耗真陰，更加熟地山茱，以益精，使肺金不必又來下生腎水，則肺氣旺，而皮毛益固矣。增入白芍一味，以收斂肝氣，則肝木自平，使肺金無仇家之相逼，則肺氣安然，自能行其清肅之氣，而下輸於膀胱，則上下之氣舒，而心中生液，不來尅肺，則肺金有權，得以自主，安肯聽汗之自出哉。此攝陽之妙法也。倘貧窮之人，無力買參，豈忍視死不救？前方之中，倍加黃芪二兩，增入防風五分，同前藥煎服，功未嘗不同，但必須多服數十劑也。

此症用斂汗

湯甚妙

黃芪一兩、麥冬五錢、北五味

二錢、桑葉十四片、水煎服

人有夢遺之後，身體狼狽，加之行役太勞，或行房太甚，遂至盜汗淋漓，人以爲腎氣之虛也。誰知是心氣之熱乎？夫心喜寒，而不喜熱，腎喜熱，而不喜寒，似乎心腎之相違，然而於相違之中，未常不相合也。腎因夢遺之後，自然精水不足，加之行役行房，以勞其筋骨，則內陰大虧，何能上濟於心乎？心無腎水之濟，則心添其熱，而腎水更耗，久則腎畏心之取資，堅閉腎宮，而心不得不仍返於心宮，無奈心無液養，而煩躁之念生，然心雖無寧靜之氣，未常無專主之權，徒然煩躁，而相火尚不敢顯背，夫心以自越出於軀壳之外，但乘心假寐，乃竊其資重，而潛移耳，故盜汗之出，與自汗之出，實有不同，自汗者心不得而自主也。盜汗

者心尙能操其意、此等之汗必出在胸間者尤甚、汗本熱也、而越出於軀壳之外、則熱變爲寒、正因相火之熱乃虛火、而非實火、况乘心之未知而遁出、非明目張膽者可比、熱出爲寒、正顯其陰之象也、况心原無液、何從而得汗乎、亦竊腎之餘津、私自潛移者也、治法瀉心中之熱、仍宜補腎中之水、腎水足而心火自清、心火寧而心汗自止矣、方用防盗止汗湯、麥冬五錢、生棗仁一兩、熟地一兩、山茱萸三錢、黃連五分、人參三錢、丹參三錢、茯神三錢、肉桂五分、水煎服、一劑汗少止、二劑汗全愈、此方心腎雙補之藥也、心腎兩足、自有離而復合之勢、黃連清心、肉桂溫腎、一味同用、能使心腎交於頃刻、心腎既交、則心火清明、相火畏主、何敢竊財用、而偷出哉、倘不補心腎、惟事止汗、汗不能止、必且輕變重、而重變危矣、烏可輕用止瀝之味乎、

此症用斂汗

湯甚妙

黃芪一兩、麥冬五錢、北五味
二錢、桑葉十四片、水煎服

人有夢遺之後、身體狼狽、加之行役太勞、或行房太甚、遂至盜汗、淋漓、人以爲腎氣之虛也、誰知是心氣之熱乎、夫心喜寒、而不喜熱、腎喜熱、而不喜寒、似乎心腎之相違、然而於相違之中、未常不相合也、腎因夢遺之後、自然精水不足、加之行役行房、以勞其筋骨、則內陰大虧、何能上濟於心乎、心無腎水之濟、則心添其熱、而腎水更耗、久則腎畏心之取資、堅閉腎宮、而心不得不仍返於心宮、無奈心無液養、而煩躁之念生、然心雖無寧靜之氣、未常無專主之權、徒然煩躁、而相火尚不敢顯背、夫心以自越出於軀壳之外、但乘心假寐、乃竊其資重、而潛移耳、故盜汗之出、與自汗之出、實有不同、自汗者心不得而自主也、盜汗

者心尙能操其意、此等之汗必出在胸間者尤甚、汗本熱也、而越出於軀壳之外、則熱變爲寒、正因相火之熱、乃虛火、而非實火、况乘心之未知而遁出、非明目張膽者可比、熱出爲寒、正顯其陰之象也、况心原無液、何從而得汗乎、亦竊腎之餘津、私自潛移者也、治法瀉心中之熱、仍宜補腎中之水、腎水足而心火自清、心火寧而心汗自止矣、方用防盜止汗湯、麥冬五錢、生棗仁一兩、熟地一兩、山茱萸三錢、黃連五分、人參三錢、茯神三錢、肉桂五分、水煎服、一劑汗少止、二劑汗全愈、此方心腎雙補之藥也、心腎兩足、自有離而復合之勢、黃連清心、肉桂溫腎、一味同用、能使心腎交於頃刻、心腎旣交、則心火清明、相火畏主、何敢竊財用、而偷出哉、倘不補心腎、惟事止汗、汗不能止、必且輕變重、而重變危矣、烏可輕用止瀝之味乎、

此症用四參

湯亦效

玄參一兩、麥冬生地各五錢、天門冬人參沙參各三錢、丹參茯苓各二錢、黃連五分、北五味一錢、水煎服

人有夜間發熱、初時出汗星星、後則漸多、日久每夜竟出大汗、至五更而止、人以爲陽虛盜汗也、誰知是陰虛出汗乎、夫陰虛者、腎虛也、腎藏真陰、陰宜秘藏、何故發汗、蓋腎中之火動也、腎水非火不養、何反致洩水、卽水洩宜從下出、何走皮毛而旁出耶、不知腎火生水、真火也、真火喜靜、而不喜動、水靜則真火生水、水動則真火泄水矣、生水則火能秘藏、泄水則火乃奔越、故腎中之火動者、仍腎中之水自動、由於人之縱慾、而好泄其精也、精泄過多、則勞其精、而水動而火亦動、火動而水不足以濟之、則火且挾水、而騰出於本宮、不從下走、而乃隨其火性、遊行於經絡腠理之間、遇毛竅而泄也、初則偶爾遊行、久則夜夜出汗、

○陰氣愈虛則愈汗、毛竅之細路、竟成轉輸之大道矣。然汗既易出、宜無分晝夜。何夜汗而晝不汗耶？得母陰虛、而陽未虛乎？不知陰陽各有道路、行於陽之分、則陰不敢奪陽之權、行於陰之分、則陽不敢奪陰之柄。夜間出汗、實陰走於陰之途、至於五更、則陰不敢入於陽之界、故陰汗遇陽氣、而自轉、非陰虛而陽不虛也。治法宜大補其真陰、而加之陽分之藥、提陰出於陽分、庶幾陰遇陽而止也。方用補陰止汗湯：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人參二錢、白朮三錢、地骨皮一兩、沙參三錢、北五味子一錢、桑葉十片、水煎服。二劑汗少止、四劑汗乃止、十劑汗不再出矣。此方熟地山茱、補精之物也；地骨沙參補陰、而更能清骨髓中之虛熱、五味桑葉止汗之神劑；人參白朮、健脾開胃、補氣之聖藥也。多用補陰之品、則水足以制火、少用補陽之味、則陽易於提陰。

陰陽水火、旣無偏勝之虞、自無走泄之患、何必用澀精之壯蠅、斂汗之瞿麥哉。

此症用湛露

熟地二兩、地骨皮沙參丹皮各五錢、北五味一錢、水煎服

人有飲食之時、頭項至面、與頸頸之間、大汗淋漓、每飯皆如此、然身又無恙、人以爲陽氣之旺也。誰知是胃氣之盛乎？夫胃氣卽陽氣也、胃旺則陽旺、而分爲二者、何故？不知陽旺者合三陽而言之、胃旺者、單舉胃一經而言之也。胃本屬土、無水穀之入、則胃氣安靜、卽處飢餓之時、而其火暗起、亦不過在胸膈間、不能上至於頭項、惟得水穀之氣、填於陽明之經、則胃中之火、借水穀之氣、以助其勢、遂化汗而上騰、越出於頭面之上下也。此等之汗、明是胃火之盛、由於心包之火旺也。心包生土、以生火、非

助火以害土、胃得火生、以出汗、不同於邪火之自焚也。故止出汗於上焦、而不亡陽於下焦耳。治法瀉胃火之有餘、不可損胃土之不足、使胃平而汗自止也。方用收汗丹、玄參三錢、生地三錢、荆芥一錢、五味子三分、桑葉十片、白芍五錢、蘇子一錢、白芥子一錢、水煎服、服一月全愈。此方不去瀉胃火、反去滋陰、蓋陽之盛者、陰之衰也。補陰則陰旺、自足攝陽、不必止汗、而汗自止。况方中有桑葉荆芥爲引經止汗之藥、白芥蘇子爲消痰定氣之品、原調劑之咸宜、抑陽而歸陰、化汗而爲精、又何疑乎。然必久服、而始奏效者、以調胃之藥、宜和緩而不宜急遽也。

此症用龜豕膏亦奇效

殺猪心內之血一兩、龜板膏二兩、五味子二錢、爲末、煮成一塊、口含化、燕服作一次、食完、永不再發。先將龜板融化後、入

豬心血、再入五味子末、調化膏切片、含化、神方也。

人有心頭有汗、一身手足無汗者、人以爲心熱之故也。誰知是思慮過多、心虛而無血以養心乎。夫心主火也、思慮過多、則心火炎燒、逼乾其液、液乾宜無汗矣。何心頭多出汗耶。不知此汗非汗也、乃心中之液、內不能存、外走而汗出耳。或疑心液無多、安得盡化爲汗、不知心爲君主之宮、心熱則五臟七腑之液、羣來相資、因其內熱之甚、不養心而爲液、反越心而爲汗也。汗既多出、無有盡期、五臟七腑之液、何能相繼、勢必心愈熱、而汗不可止、及至汗不可止、而心中乾燥、煩躁不眠之症生矣。治法補血以養心、瀉火以生液、不必止汗、而汗自止矣。方用滋心湯、人參三錢、桑葉十四片、黃連五分、丹參三錢、麥冬五錢、甘草五分、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柏子仁二錢、生地五錢、白朮三錢、沙參二錢、玄參三錢、丹皮三錢、水煎服、二劑心汗止、十劑不再發。此方

名爲滋心、實多滋腎之味、蓋心之液必得腎之精、上溉而液乃生、故欲補心中之液、必須補腎中之精也、補腎而少加清心之品、則心火安寧、而液不外越矣。

此症用助思

湯亦效

人參五錢、熟地一兩、生地五錢、麥冬五錢、北五味一錢、黃連一錢、肉桂三分、茯苓二錢、菟絲子二錢、丹皮二錢、丹砂一錢、不可經火、柏子仁三錢、炒棗仁二錢、蓮子心一錢、水煎服。

五癰門

一穀癰之症、胸中易飢食、則難飽、多用飲食、則發煩頭眩、小便艱澀、身如黃金之色、此是胃中虛熱之故、非胃中之溼熱也、人身脾胃屬土、脾陰土也、而用則陽、胃陽土也、而用則陰、脾胃和同、則剛柔並濟、通調水道、易於分消、惟七情傷損於內、則陰陽不相和合、胃無陰以和陽、則熱聚而消穀、脾無陽以和陰、則寒聚而積水、兩相搏激、故昏眩煩悶生焉、於是所食之水穀、不變爲精華之清氣、而反蒸爲腐敗之濁氣矣、濁氣下降者也、濁氣下流於膀胱、膀胱受胃之熱氣化不行、小便閉塞、水卽走於陰器、而熱散走於皮膚、故一身發黃也、治法升胃中之清氣、以分利其膀胱、則清升而濁易降、水利而熱易消、方用分濁散、茯苓一兩、車前子三錢、猪苓三錢、茵陳一錢、梔子三錢、水煎服、一劑水

少利、二劑溼乃退、十劑全愈、方中以茯苓爲君者、利水而不傷胃氣、胃氣不傷、而後佐之去熱消溼之品、則胃無火亢之憂、自然脾無水鬱之害、倘不早治、而水溼之氣流入於腎、則腎被其傷、必至腹滿成蠱、不可治矣。

此症用茵陳芩木湯亦效

茵陳三錢、茯苓白朮、薏仁各五錢、知母一錢、水煎服

○留於脾胃之間、而脾胃不及從前之旺、則酒肉不能受、傳之膀胱、而膀胱又不及從前之健、則水入不能消、下既不行、必返而上吐、而下洩又艱、中州又不可久留、於是溼熱之氣、蘊壅衝膈、懊憹而發於心、由是遍潰周身、分佈四體、盡發爲黃也、夫心至懊憹、其心神之昏亂可知、何又能清言了了耶、不知酒氣薰蒸於一時、則見懊憹、懊憹者欲痛不痛之狀、非心中之神、至於妄亂不寧也、治法宜解其酒之毒、而兼壯其膽、膽氣旺、而酒氣自消、酒氣消而水氣自泄、水氣泄而黃自解矣、方用旺膽消酒湯、柞木枝三錢、山梔子三錢、桑白皮三錢、白茯苓三錢、白芍藥一兩、竹葉一百片、澤瀉二錢、水煎服、一劑而膀胱利、四劑而黃色輕、八劑全愈、夫柞木專能消酒毒於無形、酒毒旣消、則拔本塞源矣、至助膽之藥、舍白芍、山梔、無他味也、其餘之藥、不過分消

溼熱之氣、世不知治法、或吐或下、皆操刀而殺之也、可不慎哉、

此症用郁李歸

芍湯亦效

白芍一兩、當歸、茯苓各五錢、郁李仁五分、甘草三分、黃連五分、車前子二錢水煎服

一女勞之疽、其症腎氣虛損、四肢痠痛、夜夢驚恐、精神困倦、飲食無味、舉動乏力、心腹脹滿、脚膝痠緩、房室不舉、股內溼癢、水道澀痛、時有餘瀝、小腹滿身盡黃、額上黑、人以爲黃疽之症、誰知因女色而成者乎、夫入室久戰、相火充其力也、相火衰、則不能久戰矣、火衰而勉強入房、則泄精必多、火隨水散、熱變爲寒矣、人身水火不可少者也、水衰則不能制火、而火易動、火衰則不能利水、而水易留、顧水留宜可以制火矣、然而所留之水乃外水而非內水也、內水可以制火、而成液、外水不能消火而成渾、故女勞之疽、仍是溼熱、而結於精竅之間、非血瘀而閉於骨髓

之內也、倘用抵當湯水蛭之類、以峻攻其瘀血、或用礬石散硝石之品、以蕩滌其微陰、則促之立亡矣、治法宜補腎中之氣、而不可有助火之失、宜利膀胱之水、而不可有亡陰之愆、當緩以圖功、不當責以近效也、方用減黃丹治之、白茯苓五錢、山藥五錢、人參三分、白朮一錢、芡實五錢、薏仁五錢、免絲子三錢、車前子一錢、生棗仁一錢、水煎服、十劑黃疽減、又十劑黃疽更減、又十劑全愈、再服三十劑、可無性命之憂、女勞疽最難治、人生此病、未有不死者、苟存堅忍之心、絕慾慎疾、信服前湯、無不生者、蓋此丹固本、以救傷、並不逐邪、以瀉瘀、腎氣日健、而黃色日減矣、或疑女勞之疽、成於腎之無火、似當補火、不知疽雖成於無火、今病久陰耗若補火、則恐爍陰、不特無益、而反害之矣、

此症用蓀苓丸

木湯亦效

白术二兩、杜仲五錢、茯苓五錢、車前子三錢、蕷朮五錢、山藥一兩、水煎服。

○一肺疽之症、鼻塞不通、頭面俱黃、口澹咽乾、小水不利、人以爲黃疽之症、誰知實由於肺氣之虛耶、肺金氣旺、則清肅之令、下行於膀胱、凡有溼熱、盡從膀胱下泄、則小水大行、何溼能存、水既直瀉、則熱亦難留、惟其肺氣先虛、而後溼熱鬱蒸於胸膈之間、致肺燥、而失其清肅之令、水氣遂乘其燥、而相入、燥與溼合而成熱、溼熱相留、欲分入膀胱、而膀胱不受、欲走於皮毛之竅、而腠理未疏、不能越行於外、遂變現黃色於皮膚也、治法、宜宣通肺氣、健其脾胃之土、蓋因肺氣閉於上、而後水氣塞於下、使肺氣上通、則水且下降、况重補其脾胃、以生肺乎、此治肺疽必宜宣揚夫肺氣也、方用揚肺利溼湯、桔梗三錢、天花粉二錢、白术五錢、茯苓五錢、桑白皮三錢、茵陳三錢、猪苓二錢、黃芩五分、水

煎服、一劑鼻塞通、二劑咽乾潤、三劑口澹除、四劑小水大利、十劑頭面之黃盡散矣、此方開腠理、而生津液、則肺金有潤燥之功、合之茯苓、茵陳、花粉、白术、則土氣大旺、金氣亦揚、清肅令行、而膀胱之壅熱立通、小便利、而黃色烏能獨存哉、

此症亦可用通氣飲

桔梗二錢、紫苑二錢、白术五錢、茯苓五錢、甘草三分、茵陳一錢、益智仁三粒、貝母二錢、水煎服。

一心疽之症、煩渴引飲、一飲水卽停於心之下、時作水聲、胸前時多汗出、皮膚盡黃、惟兩目獨白、人以爲黃疽也、誰知是心中虛熱以成之乎、夫心喜燥不喜溼、然過於燥、則未免易其性以喜溼矣、然而心終宜燥、而不宜溼、以溼濟燥、可權宜行於一時、不可經常行於長久、蓋水乃陰物、陰居陽地、不肯遽入於小腸、心又因水制力不能分消、移其水以入於膀胱、故水停心下、作聲

而膻中乃心之相臣、見水邪犯心且出其火以相救、戰爭於胸間、水得火炎而熟化爲汗、時出於胸、其餘之水、何能盡解、旁趨而出諸皮毛、乃壅閉而變爲黃矣、一身皆黃、而兩目不變者、蓋因肝開竅於目、心爲肝子、邪見肝木之旺、不敢犯肝之界、兩目正肝之部位、所以溼熱不至於目、而無黃色之侵耳、然則治法宜補肝氣、以生心、瀉水溼以逐熱、則黃疸不攻而自散也、方用瀉肝利溼湯、白芍一兩、茯苓五錢、白朮五錢、茵陳三錢、炒梔子三錢、木通一錢、遠志一錢、水煎服、一劑症輕、二劑又輕、十劑全愈、此方補肝卽所以補心、瀉水卽以瀉熱、倘徒治黃、而不辨其臟氣之生尅、妄用龍膽草等藥、必至變爲寒黃之症、反難施治矣。

此症用茵陳芩术黃連湯亦效

茵陳三錢、茯苓白朮各五錢、黃連二錢、水煎服

一肝疸之症、兩目盡黃、身體四肢亦現黃色、但不如眼黃之甚、氣逆、手足發冷、汗出不止、然止在腰以上、腰以下無汗、人以爲黃疸也、誰知是肝氣之鬱、溼熱團結而不散乎、夫肝屬木、非水不長、何以得溼而反鬱乎、不知肝之所喜者腎水也、非外來之邪水也、腎水生木、而發生邪水、尅木而發癧、蓋肝藏血、而不藏水、外來之水多、則肝閉而不受、於是移其水於脾胃、然而外來之水、原從脾胃來也、脾胃之所棄、而脾胃仍肯容之乎、勢必移其水於膀胱、而膀胱又不受、蓋膀胱因肝木之溼熱、不敢導引而入、以致自焚、於是溼熱復返而入肝、而肝無容身之地、乃鬱勃而發汗、汗不能盡出、而黃症生矣、使汗能盡出、未必遽成黃也、無奈肝之溼熱、欲下走於腎宮、而腎氣惡肝木之犯、杜絕而不許入境、腰以下、正腎之部位也、所以無汗而發黃耳、治法開肝

○氣之鬱、佐之分溼散邪之劑、則黃疸自愈矣。方用利肝分水飲、龍膽草二錢、茵陳三錢、茯苓一兩、猪苓三錢、柴胡一錢、車前子三錢、白蒺藜三錢、甘菊花五錢、水煎服。二劑而目之黃澹矣。又服四劑、身之黃亦澹矣。再服四劑、氣逆汗出之病止。又服十劑全愈。此方開鬱於分溼之中、補肝於散熱之內、既善逐邪、又能顧正、兩得而無失矣。

此症用利目

湯亦妙

○龍膽草二錢、茵陳三錢、白芍一兩、茯苓五錢、澤瀉、車前子、白蒺藜各三錢、柴胡一錢、草決明二錢、水煎服。

○盡行消亡無陽、則陰不能化、土成純陰之土、何能制水哉。水存於脾中、寒土不能分消、聽其流行於經絡皮膚矣。凡臟腑之水、皆下輸膀胱。今脾成純陰、則無陽氣達於膀胱矣。然水寒宜清、變黃色者、何故？蓋寒極似土也。夫寒極宜見水象、水寒宜見黑色、不宜見黃。而今變黃者、以水居於土之中也。其不欲聞人言者、脾寒之極、其心之寒可知。心寒則膽怯、聞人言則惕然驚矣。故不願間、則治法宜大健其脾、而溫其命門之氣、佐之以利水之劑、則陰可變陽、黃病可愈矣。方用補火散邪湯、白朮三兩、附子三錢、人參二兩、茵陳三錢、白茯苓一兩、半夏三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而小便利、再服四劑、汗唾不黃矣。此方白朮人參以補其脾、茯苓茵陳以利其水、附子以溫其火、真火生、而邪火自散、元陽回、而陰氣自消、陰陽和協、水火相制、何黃病之不去哉。

此症用茵陳分溼湯亦效

白术二兩肉桂茵陳猪苓各三錢半夏一錢水煎服

○一腎疽之症、身體面目俱黃、小便不利、不思飲食、不得臥、人亦以爲黃疽也、誰知是腎寒之故乎、夫腎本水宮、然最不能容水、凡水得腎之氣而皆化、故腎與膀胱爲表裏、腎旺則膀胱亦旺、然腎之所以旺者、非腎水之旺、而腎火之旺也、腎火旺而水流腎、火衰而水積、水積多則成水臌之病、水積少則成黃疸之病、故黃疸易治、而水臌難治、如腎疽之病、不可治癰、一治癰而黃疽反不能痊、必須補其腎中之火、而佐之去溼健脾之藥、則黃疽可指日而愈也、方用濟水湯、白术二兩、肉桂二錢、茯苓一兩、山藥一兩、薏仁一兩、茵陳一錢、芡實五錢、水煎服、一劑小水大利、再用二劑、飲食多矣、再用二劑、可以臥矣、再用二劑、身體面目之黃盡去、此方用白术、以健脾也、然而白术能利腰贍之氣、是

健脾、正所以健腎、况茯苓山藥芡實之類、俱是補腎之味、又是利溼之劑、得肉桂以生其命門之火、則腎不寒、而元陽之氣、自能透化於膀胱、况所用薏仁之類、原是直走膀胱之品、所謂離照當空、而冰山雪海、盡行消化、何黃之不散哉、或謂發黃俱是溼熱、未聞溼寒而能變黃也、嗟乎、黃病有陰黃之症、是脾寒亦能作黃、豈腎寒獨不發黃耶、况腎寒發黃、又別有至理、夫黃者土色也、黃之極者、即變爲黑、黑之未極者、其色必先發黃、腎疽之發黃、即變黑之兆也、黃至於黑、則純陰無陽、必至於死、今幸身上發黃、是內已無陽、陰逼其陽而外出、尚有一線之陽在於皮膚、欲離而未離也、故補其陽、而離者可續耳、倘皮膚已黑、此方雖佳、何以救之哉、

此症用加減五苓散亦佳

白术二兩、茯苓一兩、澤瀉三錢、薏仁三錢、豨莶草二錢、肉桂三錢、水煎服。

人有心驚膽顫、面目俱黃、小水不利、皮膚瘦削、人以爲黃疸之症。誰知是膽怯而溼乘之乎？夫膽屬少陽乃陽木也、木最喜水、溼亦水也、水溼入膽、宜投其所喜、何反成黃疸之病？蓋水多則木泛、木之根不實矣、少陽之木、非大木可比、曷禁汪洋之侵蝕乎？此膽之所以怯也、膽怯則水邪愈勝、膽不能防水邪直入膽中、而膽之汁、反越出於膽之外、而黃病成矣。治法瀉水溼之邪、則膽氣壯、而木得其養、又不盡然也、木爲水浸久矣、瀉水但能去水之勢、不能固木之根、木雖尅於土、而實生於土、故水瀉而土又不可不培也、培其土、而木氣始能養耳、方用兩宣湯、茯苓五錢、白术一兩、薏仁五錢、柴胡五分、龍膽草一錢、茵陳一錢、郁李仁五分、水煎服二劑輕、四劑又輕、十劑全愈、此方利溼無非利

膽之氣、利膽無非健脾之氣也、脾土健、土能尅水、則狂瀉可障、自然水歸膀胱、盡從小便而出矣。

此症用竹茹龍膽湯亦效

白芍一兩、龍膽草半夏各一錢、茯苓五錢、茵陳竹茹各二錢、白术三錢、水煎服

人有小便點滴不能出、小腹臌脹、兩足浮腫、一身發黃、人以爲黃疸矣、誰知是膀胱溼熱結而成疸乎？夫膀胱之經、氣化則能出水、無熱氣則膀胱閉而不行、無清氣則膀胱亦閉而不行、所以膀胱寒、則水凍而不能化、膀胱熱、則水沸而亦不能化、黃疸之病、無不成於溼熱、是膀胱之黃疸、乃熱病而非寒病也、熱而閉結必解熱、寒而閉結必祛寒、第黃疸既成於溼熱、宜解熱而不宜祛寒矣、然而祛寒者、必用熱藥以溫命門之火、解熱者、必用涼藥以益肺金之氣、蓋肺氣寒、則清肅之令、下行於膀胱、而膀

○ 脈不能閉結也。方用清肺通水湯。白朮一兩、蘿蔔子一錢、茯苓三錢、半夏一錢、麥冬三錢、桑白皮三錢、茵陳一錢、澤瀉二錢、車前子三錢、黃芩二錢、蘇子二錢。水煎服。一劑小便微利、二劑小便大利。四劑而黃疸之症全消。此方雖與揚肺利溼湯大同小異，實有不同也。揚肺利溼湯提肺之氣也。清肺通水湯清肺之氣也。二方皆有解溼之藥，而利與通微有異。利則小開其水道，而通則大啓其河路也。

人言此症用通流飲亦效

茯苓五錢、白朮三錢、桂枝五分、茵陳一錢、木通車前子各二錢。水煎服。

大瀉門

人有飢渴思飲食，飲食下腹，便覺飽悶，必大瀉後快。或早或晚，一晝夜數次，以爲常。面色黃瘦，肢肉減削，此非胃氣之虛，乃脾氣之困也。夫脾與胃宜分講也。能消不能食者，胃氣之虛，由於心包之冷也。能食不能消者，脾氣之困，由於命門之寒也。今飢渴思飲食，食後反飽，飲後反悶，是胃能納，而脾不能受也。但脾不能受，何至大瀉後快？蓋脾乃溼土，既無溫煖之氣，又受水穀，則溼以助溼，惟恐久留以害土，情願速傳之爲快。譬如黃河之水，入於中州，既無高山峻嶺以爲防，又少深池大澤以爲畜，水過之處，土鬆水泛，易於沖決。其波濤汹湧，連泥帶水，一瀉千里，不可止遏，亦其勢然也。日積月累，非斷岸之摧崩，卽長堤之遷徙也。脾正中州之土，其大瀉之狀，正復相同。治法不宜治胃，而宜

○治脾不宜單治脾、兼宜治腎中之火、方用奠土湯、白朮一兩、茯苓一兩、砂仁五分、山藥一兩、人參五錢、蘿蔔子二錢、附子三分、半夏一錢、破故紙一錢、水煎服。此方白朮茯苓人參皆健脾之聖藥、附子破故紙助命門之神品、山藥補腎之奇味、砂仁半夏醒脾之靈丹、而蘿蔔子又分清濁之妙劑也。一二服便能止瀉、止不必多用、然多用亦無妨礙、自能回陽於既危、生陰於將絕。

此症用加味四君湯亦效

人參小茴香各三錢、白朮山藥各一兩、肉桂一錢、蘿蔔子一錢、甘草一錢、肉豆蔻一枚、茯苓五錢、水煎服。

人有長年作瀉、五更時必痛、瀉二三次重則五六次至日間又不作瀉、人以爲脾胃之虛寒、誰知是腎與命門之虛寒、平此等之病、亦從脾胃虛寒而起、乃久瀉亡陰、脾傳入腎、苟腎中之火不衰、脾即傳腎、久之而腎仍傳於脾、而自愈、惟其命門火衰、不能

蒸腐水穀、脾遂傳水溼之氣於腎、而不返矣、五更乃亥子之時也、其位在北、正腎水主令之時、水寒而火不能溫、水乃大瀉、此瀉卽內經所謂大瘕瀉也、用止水之劑、反不能止、必須用補水之味、使亡陰者速生、尤須於補陰之中、兼補其火、則陽旺始能攝陰也、方用填坎湯、山茱萸一兩、茯苓一兩、巴戟天五錢、肉桂三錢、車前子三錢、北五味三錢、人參三錢、芡實一兩、白朮二兩、水煎服、一劑瀉輕、再劑瀉又輕、連服十劑、斷不再瀉、此方脾腎兼補、又是分水止瀉之藥、則溼氣自解、況得肉桂以溫命門之氣、則膀胱易於化水、寧復走大腸、而作瀉哉。

此症用五神丹、亦佳

熟地二兩、山萸一兩、五味子二錢、破故紙、肉桂各二錢、水煎服

人有腹中大痛、手不可按、一時大瀉、飲食下喉即出、完穀不化、勢

如奔馬不可止抑、頃刻之間、瀉數十次、一日一夜、約至百次、死亡呼吸、此肝經風木、挾邪而大瀉也、其病得之夏日貪涼、向風坐臥、將暑熱之氣、遏抑不宣、藏于脾胃之內、一過秋天、涼風透入、以尅肝木、而肝木之風鬱而不舒、乃下尅脾胃、而脾胃之熱、遂與風戰、將腹中所有之水穀、盡驅而直下、必欲無留一絲以爲快、故腹中作痛、其勢甚急、脾胃欲止、而風不肯止、脾胃欲閉、而熱不可閉、下焦之關門大開、上焦之關門難闔、所以食甫下喉、不及傳化、而卽瀉也、治法必須急救其脾胃之氣、而後因勢利導之、然非多用藥餌、星速補救、則王道遲遲、鮮不立亡矣、方用逆挽湯、人參一兩、茯苓一二兩、大黃一兩、黃連三錢、梔子三錢、甘草三錢、水煎服、一劑腹痛除、瀉亦頓止、此方用人參、以固其脾胃之氣、則氣不至於驟脫、然最奇在用大黃也、蓋此瀉乃火

留於腸胃、非用大黃迅逐、則火不遽散、水不盡流、然徒用大黃、不用黃連梔子、則火邪甚熾、盤踞於斷澗曲溪、未必驟涸、三味並用、則大小河渠、無不盡行啓濬、然分消無法、則壅塞阻滯、亦未可知、益之茯苓、以分清濁、且是健脾開胃之藥、則土氣既堅、自無冲决之患、更慮過於迅速、邪去雖速、未免傷損腸陰、又佐甘草之和緩、以調劑於遲速之間、使人參易於生氣、所謂剿撫並用、無激而死鬪之虞、自然風浪息平、水歸故道、平成立奏也

此症用參連

湯亦效

人參茯苓各一兩、白芍二兩、黃連三錢、甘草一錢、水煎服愈

人有口渴飲水、忽然大瀉、一日或十餘行、或數十行、晝夜之間、瀉至數百次、完穀不化、直下無留、人以爲火瀉也、誰知是腎水不足以制火乎、夫胃爲腎之關、胃火必得腎水以相制、腎水一虧、

○ 胃火必旺、而內火無資、自索外水以相濟、然外水只可少止上焦之炎、不能竟助下焦之水、故外水入、而腎不受、腎與膀胱爲表裏、而膀胱亦不納水、無從而化、乃直趨於大腸、而作瀉矣、但胃火旣盛、渴飲涼水、宜變爲汗、今不爲汗、而作瀉者、故因腎水不能制胃火之炎、胃火必欺腎水之弱、於是挾水以侮腎、不泄汗而瀉水耳、及其後也、不特水之驟崩、且火亦驟降、關門不閉、上下盡開、不啻如崩湍、倒峽建瓶而下也、論其治法、自宜急救其標、然而徒止其瀉、不急救其陰、則亡陰立盡、何以制火以存其胃氣乎、方用生陰止瀉湯、山茱萸二兩、車前子一兩、茯苓一兩、白芍二兩、肉桂三分、白朮一兩、甘草五錢、山藥二兩、薏仁一兩、水煎服、一劑瀉減、再劑瀉又減、三劑瀉全止矣、此方純是補腎補胃之藥、非止瀉之劑也、然而止瀉之妙、已存於補陰之中。

蓋陽火得陰而卽止也、倘作胃虛有火治之、亦能止瀉、然下多亡陰、雖止瀉於一時、而陰虛何能驟復、何若此方、既能止瀉、而陰陽兩不相傷之爲得哉、

此症用存陰

湯亦效

熟地二兩、山藥茯苓各一兩、車前子五錢、白朮二兩、甘草澤瀉各二錢、水煎服

人有終年飲酒、不知禁忌、逞醉入房、過於泄精、久則脾氣大傷、變成水瀉、一感風寒、遂大瀉不止、如塘如積、人以爲酒濕損脾也、誰知是酒濕傷腎乎、夫脾乃濕土、最惡者濕也、而酒又最濕、幸酒性大熱、而脾亦喜熱、濕熱相合、則脾不甚傷、無如人借酒氣之熱、以助其命門之火、鼓動其焰、以博久戰之歡、究之熱不可長、慄精不能堅守、興闌精泄、火息而濕留於腎宮矣、夫五臟六腑之水、皆賴腎火以化之也、而腎中有濕、則火去濕存、長年相

仲、歲月既深、火日衰而濕日盛、腎不能久留、仍傳出於脾、前酒之濕未去、新酒之濕又來、於是濕盛、而熱亦盛、脾不受熱之益、專受濕之害、故經年經月、而作瀉也、治法必須大補脾腎、而後解其濕熱之毒、方用解醒止瀉湯、白朮一兩、山茱萸一兩、茯苓一兩、柞木五錢、黃連三五分、白芍五錢、附子一分、水煎服、此方脾腎雙補之藥也、用柞木黃連以解其酒毒、用芩朮以消其水濕、用芍藥以斂其耗脫之陰、用附子一分引羣藥入腎以掃蕩其濕熱而非助其命門之虛陽也、但此方必須多服爲佳、蓋酒濕之瀉甚、難建功以濕熱入腎、最不易出、或十服之後、改湯劑爲丸、朝夕服三月、可以全愈矣。

此症用黃柞湯亦效

山茱萸一錢、柞木枝肉桂五味子各二錢、山藥茯苓各一兩、水煎服十劑愈

人有無端一時作瀉、腹痛不可止、面青唇黑、幾不欲生、肛門之邊宛如刀割、大瀉傾盆、人以爲火瀉也、誰知是受毒而作瀉乎、夫毒必有所由來、非漫然而作瀉也、或食瓜果、或飲涼水、或斟隔宿之茶、或吸露天之酒、或遊神廟陰寒之地、或探古洞幽暗之友、或貪臥於濕處、或加餐夫樹間、或饕牛羊自死之物、或吞禽鳥難化之肉、皆能受毒而發瀉、雖毒受於腹中、瀉出於腸外、非必死之症、然腹疼欲死、烏可無藥以救之耶、救法於解毒之中、而輔之瀉毒之品、因勢利導、祛毒更神、方用化毒神丹、生甘草五錢、大黃一兩、丹皮五錢、當歸一兩、雷丸三錢、蒲公英五錢、水煎服、一劑而所中之毒、無不盡出而愈不必二劑、此方生甘草蒲公英以解毒、合之大黃雷丸、則祛毒而無太剛之懼、掃毒而無過滯之憂、又得當歸丹皮以助之、但逐毒之穢、而不損腸之

陰非孟浪以用之也。

此症用雷轟

丹亦神效

雷丸紅花甘草各二錢白芍車前子各五錢澤瀉猪苓各二錢水煎服

人有面黃體瘦善食易饑不食則痛日以爲常一旦大瀉連蟲而下如團如結血裹膿包人以爲蟲瀉也然蟲之生也生於濕蟲之養也養於水穀也善食者蟲食則易消易饑者蟲饑則易餓也不食則痛蟲無食以養則蟲人腸胃歲月既久蟲以生蟲竟將腸胃之間變成巢穴飲之食之而不肯散團結包裹何肯遽出哉且所用之飲食供蟲而不足何能生津化液以養五臟七腑乎自然臟腑之氣衰而胃氣亦漸弱矣胃弱則脾亦弱胃弱則食必減而不能入脾弱則食難化而不能出久則胃寒而脾亦寒脾胃寒冷則蟲苦無藏身之地偶將熱湯熱水乘機下遁

而大瀉一蟲旣行衆蟲無止遏之勢成羣逐隊而下團結於膿血之內勢之所必至也治法乘蟲之遷徙而大下之則腸胃無留餘之蝕然而下之過甚必至損傷脾胃於攻之中用補則正氣得養蟲亦盡除兩益之道也方用掃蟲湯人參五錢白朮一兩大黃三錢白薇三錢百部三錢甘草一錢烏梅一箇水煎服一劑大瀉蟲盡出矣不必二劑服此藥後用四君子湯調理而安夫此湯雖曰掃蟲實補脾胃以生氣腹中生蟲至於如許之多其傷損脾胃者非一日矣似宜單補而不用攻然蟲旣大出不用攻蟲之藥惟用補劑則脾胃之氣回而蟲亦回矣反留爲後日之害故因其自出之時卽用祛蟲之藥蟲不敢貪補而流連也況攻之中仍有補劑但瀉蟲而不耗氣是攻補並用且善後得宜安得不收全功哉

此症用追蟲

丹亦神

甘草枳壳雷丸各一錢、黃連百部檳榔各
錢、人參史君子肉各二錢、白朮五錢、水煎服

人有臟腑不調久瀉不愈人以爲洞瀉也誰知是肝乘脾土濕氣下行之故乎夫肝屬木最能尅土然而土旺則木不能尅木平則土不受尅惟肝木既旺而土又過衰則木來尅土而土之濕氣難安矣人身之脾土易衰肝木復易旺肝木能旺非腎水生之而旺也大約得之怒與謀慮者居多大怒則肝葉開張過於謀慮不決則失於剛斷而躁妄之念生皆能使肝氣之旺旺則肝氣不能發泄必致乘脾脾乃濕土畏肝之尅氣不上升而下降遂致成瀉人之怒氣不常而謀慮無已肝亦烏能平而瀉又烏有止期乎治法平肝以瀉水則瀉可止也古人有用上涌之法而效者有用下泄之法而亦效者然皆非善法也方用平瀉

湯、芍藥二兩、茯苓一兩、白朮二兩、水煎服。一劑肝氣平、二劑洞
瀉止、三劑不再瀉矣。此方用芍藥以平肝、用白朮茯苓、健脾以
去濕、肝氣既平、不去刑土、而脾得養、無畏於木氣之尅、况濕去
則土燥、無波可興、何能作瀉、奚必上涌以傷氣、下泄以損陰、用
劫藥以制勝哉。

此症用調脾飲亦妙。白芍、茯苓各五錢、白术一兩、甘草一錢、陳皮五分、神曲二錢、白豆蔻二粒、水煎服。

皮五分神龜

人有侵染鬼魅、一旦大瀉、此陰氣之侵傷於脾土也、夫脾屬太陰、本是陰臟、然陰中有陽、則脾土運行、易於變化、無復有過濕之虞、是太陰濕土、全藉腎中至陽之氣、以變化之也、若鬼則至陰之氣也、相接至久、則至陽之氣、皆爲至陰所盜、陰中無陽、何以消化水穀、况鬼氣又邪氣也、邪氣之盛、由於正氣之衰、正不敵

邪則陰氣更勝、陰勝陽微泄、何能止乎、治法非補陽以去濕、助正以消陰、則瀉正無底止也、方用消陰止瀉丹、蒼朮五錢、白朮一兩、附子三分、乾姜一錢、山藥一兩、水煎服、連服十劑、不特瀉止精神亦健、此方用蒼朮以祛邪、用白朮以利濕、用姜附以生陽足矣、何又入山藥、補陰之多事也、不知人爲鬼魅所侵、不惟陽氣消亡、而陰精亦必暗耗、加入山藥之補陰者、補真陰之精、非補邪陰之水也、况真陽非真陰不生、補其真陰、正所以速生陽氣耳、陽得陰而姜附無太勝之虞、反能助二木、以生至陽之氣、矧山藥原是健脾利水之神物、原非純陰、無陽可比、故同用以出奇也、

此症用逐胞

丹亦佳

蒼朮二兩、乾姜三錢、良姜二錢、茯苓一兩、

甘草一錢、肉桂一錢、管仲三錢、水煎服

痢疾門

人有夏秋之間、腹痛作瀉、變爲痢疾、宛如魚凍、久則紅白相間、此是肝尅脾土也、蓋夏秋之間、寒熱必然相雜、肝遇涼風、則木氣不舒、上不能宣、必至下尅、而脾胃之中、受三夏暑熱、欺肝木凋零、乃與肝木相爭、肝木激而成怒、尅土更甚、脾胃之土傷、難容水穀、遂腹痛而作瀉矣、瀉久而糟粕已盡、脾乃傳肝木之氣於腎、而腎見其子之氣、乃相助而作惡、忘其自損母氣也、紅白相間者、肝不藏血而紅見、腎不藏精而白見也、惟是肝內之血無多、腎中之精有限、何以能綢繆不斷、如水之傾、如泉之湧也、不知六腑畏肝木之橫、五臟助腎之困、交相成之也、治法急平其肝氣之怒、少佐祛穢之藥、則肝氣不降、而腎氣頓收、不必止痢、脾胃之土自安、脾胃既安、何懼痢之有、方用平肝止痢湯、白芍

一兩當歸五錢、梔子二錢、枳壳一錢、車前子二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痢輕、再劑痢又輕、三劑全愈、此方全不去治痢、但去平肝、而痢自止、蓋痢之來也、始於肝、痢之成也、本於腎、平肝則肝氣平、肝平而腎氣亦平、肝腎之氣平、而脾胃烏有不平者乎、今人但去治脾胃也、所以痢不能遽止耳、

此症用和腹湯、亦可

白芍一兩、當歸五錢、枳壳三錢、廣木香二錢、甘草一錢、水煎服

人有夏秋之間、先瀉後痢、腹中疼痛、後重之極、不痢不可、欲痢不得、口渴飲水、小便艱澀、小腸作脹、人以爲火邪之重也、誰知是濕熱之盛乎、蓋夏傷於熱、必飲水過多、熱雖解於一時、濕每留於腸胃、迨至秋天、寒風襲於皮毛、熱必秘於臟腑、於是熱欲外泄而不能、熱不得不與濕相合、然而濕與熱非好相識也、相合

相爭、而疼痛生矣、熱欲下出、濕欲相留、彼此牽掣於大腸之間、而後重現矣、熱欲出而不得出、則熱必上焚、不得不求救於水、然而濕留於下焦、而火則忌水也、使水不能傳入於膀胱、水火戰鬪、仍從大腸而出、此小腹之所以發脹耳、治法分解其濕熱、俾濁者趨於大腸、清者入於小腸、不必用澀藥以止痢也、方用分解濕熱湯、車前子一兩、厚朴三錢、黃連一錢、甘草一錢、枳壳一錢、檳榔一錢、滑石末三錢、水煎服、一劑後重除、二劑疼脹止、三劑口渴解、痢亦全愈、此方用車前以利水、用黃連以清熱、用厚朴以分清濁、餘則止穢去滯、調和於邪正之間、以解紛爭也、君相佐使、既用之攸宜、安有不取效之捷哉、

此症用二黃

澤瀉二錢、車前子五錢、大黃、檳榔、滑石各二錢、黃連一錢、甘草五分、水煎服、二劑愈

人有濕熱作痢、大渴引飲、飲後又不甚快、心中懊惱、小便不利、紅白相間、似膿非膿、似血非血、此是火熱未解之故也。夫濕熱之極、始成痢疾、但其中有濕輕熱重、熱輕濕重之分耳、如此等之痢、明是濕熱兩重之症、單消水則熱存、而水難降、單清火則濕在、而火難除、必須兩瀉之、熱與濕俱不能獨存也、然而瀉熱必致傷陽、瀉濕必致傷陰、治法必於補陰之中、佐以瀉熱濕之劑、則陰既不虧、陽亦無害、夫瀉之既能損傷陰陽、則補陰亦宜補陽矣、何僅補其陰、卽能不傷其陽也、不知陰陽原兩相根也、瀉熱之藥、仍走於大腸之內、雖損其陽、仍損其陰也、今補其陰、則陰不傷矣、何害於陽乎、此補陰之所以不必再補陽耳、方用滋陰止痢丹、白芍一兩、當歸一兩、大黃三錢、車前子五錢、檳榔二錢、蘿葡子三錢、水煎服、一劑膿血減、二劑懊惱除、三劑口渴解。

而痢亦頓止矣、此方奇在大黃與蘿葡子並用、逐瘀穢實神分、清濁甚速、用之於白芍當歸之內、補以行政、有攻之益、無攻之失也。

此症用通快

飲亦佳

黃連茯苓各三錢、白芍一兩、黃芩車前子枳壳各二錢、厚朴一錢、水煎服

人有濕熱之極、腹痛作痢、上吐不食、下痢不止、至勺水難飲、胃中悶亂、人以爲噤口之痢也、誰知是胃中濕熱之毒乎、夫痢宜下行、下利宜也、何以上吐、而不能入乎、此蓋胃中之火得濕、而蘊結不宣、一旦作痢、本欲下行、乃投之以飲食、則火反上熾、而不降、以致胃口閉塞、而成噤口也、然而胃火之盛者、由於心火之旺、心火最惡濕、一得濕、則火鬱而不通、則停住於胃曰、胃中之火、愈增其薰蒸之氣、一火相合、則熱之勢、固結而不散、濕亦停

住於腸胃之內、胃中交戰、安得不悶亂乎、治法必須開鬱火之門、而門不能易開、必須引火、開門之爲捷耳、方用引胃湯、人參一錢、黃連三錢、吳茱萸三分、菖蒲三分、各爲細末、滾水調入於茯苓末中、大約茯苓須用五錢、一匙一匙調如稀餉者、嚥之初時、嚥下必吐、吐後仍嚥藥、一受則不吐矣、卽將前藥服完、上下俱開門矣、然後用靖亂湯、白芍一兩、車前子五錢、黃連一錢、甘草一錢、枳壳一錢、木通一錢、廣木香五分、茯苓三錢、水煎服、二劑痢止、不必三服也、前用引胃湯者、以心火喜燥、黃連雖寒、然其性正燥也、以燥投燥、原非所惡、况吳茱萸性熱而燥、以火入火、同性豈有杆格之虞、况入之人參菖蒲之中平、蓋胃中之火、乃邪火、而心中之火、實正火也、居於邪正之間、非得正人君子之藥、則邪不能散於頃刻、非得導引之使、則心火不能返於故

宮、况胃氣之閉、正胃氣之虛也、人參補胃氣之聖藥、胃虛逢補、不啻如饑者之得食、關一開、而良將勇士奪門而入、邪自驚走矣、後用靖亂湯者、譬如以計奪門、若後無大兵相繼、則敵且欺寡不敵、衆未必不狹巷而戰、死鬪而不肯遁、今又以利水逐穢、平肝之藥、濟之、是前鋒旣勇於斬關、而後隊又善於蕩寇、安得不成功哉、

此症用啓關

散亦效

黃連人參茯苓各一錢、木香三分、吳茱萸五分、水煎服、緩飲之、隨飲卽愈

人有濕熱作痢、數日之後、腹不疼痛、如膿如血、陣陣自下、手足厥冷、元氣欲絕、此是火變爲寒、而陰絕也、夫痢無止法、古人之語也、然痢實不同、有初起卽宜止者、有日久而不可止者、未可執痢無止法一語、竟不用止也、然不止痢、不過久病之難痊、若止

痢每至變生於不測是痢又不可輕言止也此等之症正不可不止者蓋腹中作痛爲邪腹既不痛何邪之有腹不痛而膿血陣陣自下乃氣脫而欲崩也手足厥冷乃氣脫而不能運也必須看其舌之滑燥何如耳熱極則舌必燥寒極則舌必滑也熱變爲寒其舌必滑須先止其痢以救脫不可瀉其痢以攻邪矣方用止脫救痢湯人參二兩白朮二兩白芍一兩肉桂三錢茯苓一兩甘草二錢赤石脂末三錢水煎服一劑手足溫二劑膿血止三劑痢全愈減各藥一半去赤石脂再服十劑元氣如故矣此等之痢世不常有不可執此方以治痢余論症不敢不備質於天師以存此治法救萬人中之一人也

此症用加味四君湯亦效

人參白朮各二兩肉桂三錢北五味子三錢茯苓一兩甘草三錢水煎服

人有受暑濕之毒水穀傾囊而出一晝夜七八十行膿血稠黏大渴引水百杯不止人以爲腸胃爲熱毒所攻也誰知是膀胱熱結而氣不化乎夫水濕之邪從膀胱而出乃上由於肺氣之清肅下行膀胱奉之而能化也今胃受暑熱之毒蒸薰於肺肺不能受乃移其熱於大腸而大腸奔迫必鬱結於膀胱矣膀胱熱結則氣不化而小溲短赤邪熱邪濕盡趨於大腸而出不啻如決水轉石之驟猛也治法必須清膀胱之熱以迅利其小便但肺與大腸爲表裏肺熱而大腸始熱故不若先清肺經之熱也方用清源止痢湯黃芩三錢茯苓五錢紫參三錢訶黎勒三錢甘草一錢天花粉三錢地榆三錢水煎服一劑減半三劑痢止此方清肺金化源之方也用黃芩地榆以涼肺卽所以涼大腸之熱也紫參療腸胃之熱能消積聚而通大小之便訶黎勒能

固腸脫合而用之於茯苓甘草諸藥之內、則通中有塞、而塞中又有調和之妙、所以奏功特神也。

此症用迅行
湯亦神

王不留行、茯苓、猪苓、黃芩
各三錢、白朮三錢、水煎服

虛虛極則陰氣但有降無升矣、肛門大開不能收閉、正有降無升之明驗也、面色紅潤、脣如硃塗、正陽在上、而陰沈下之顯徵也、陽宜降而反升、陰宜升而反降、則陰陽不交、不死何待乎、然能奄奄不死者、以其陰氣雖降而未絕也、治法急救其陰、以引其陽氣之下降、兼補其陽、以提其陰氣之上升、未必非死裏求生之法也、方用補陰升提湯、人參一兩、熟地一兩、白芍三兩、茯苓一兩、升麻二錢、甘草一錢、山藥一兩、北五味子三錢、山茱萸一兩、訶黎勒三錢、水煎服、一劑痢減半、再劑痢止、倘服之、仍如前之痢也、則陰已絕、而陽不能交、不必再服、論此方乃救陰之奇方、提氣之聖藥、苟有陰氣未絕、未有不可續之而升提者也、正不可因一用之無功、竟置此方於不用、如一見純紅之症、急以此方減半投之、何至有死亡之嗟哉。

此症用續絕

湯甚佳

人參五錢熟地山茱萸山藥芡實各一兩甘草一錢北五味二錢水煎服

人有貪酒好飲久經歲月濕熱所積變成痢疾雖無崩奔之狀而有溏鴉之苦終年累月而不愈人以爲酒積之在脾也誰知是腎泄之病乃濕熱之酒氣薰之也氣薰於腎之中腎卽醉於酒之味正不必其濕熱之盡入之也然而濕熱之侵由於腎衰之故腎不能敵乃移其濕熱於脾脾又久受濕熱之困不能再藏乃釀成酒積而作痢矣雖其積在脾病實在腎但治脾而痢不能愈必須治腎然徒治其腎病亦不能愈必須解酒之毒分消其濕熱之氣則不治痢而痢自止方用化酒止痢湯人參三錢白朮一兩山茱萸五錢黃連一錢茯苓五錢柏木枝五錢白芍五錢檳榔五分薏仁五錢水煎服連服四劑痢疾自愈不可多慎哉

服愈後仍須忌酒否則暫止而仍發也論此方實解酒毒然力止能解於目前不能解於日後非藥之過也蓋酒氣薰蒸於腎受毒最深用此方以解酒毒則脾胃有更甦之氣倘不遵酒戒仍然酣飲則酒入於脾胃其尅伐之性較前更甚蓋已傷而不可再傷也此酒積之病酒徒每每坐困不得享長年之樂可不慎哉

此症用萸术朴

杵湯亦佳

山茱萸白朮各一兩柏木枝杜仲各一錢水煎服十劑可愈

人有長年累月裏急後重而作痢者乍作乍止無有休歇人以爲休息之痢誰知是正氣已復而邪氣尚存之故哉夫痢不可妄止必須因勢利導之苟邪火邪水未曾滌盡一旦用補塞之藥遽止之則痢雖遏於旦夕邪在腹中時動時靜靜則安動則發

亦其常也。况益之厚味之貪饕、勞役之妄作、安得不成休息之
痢乎。治法必宜以利爲主、利小便不若利大便也。蓋正氣已復、
膀胱之氣必能氣化以分水、何必再利其小便邪。之不盡者、火
留於大腸也。利大腸則邪且盡下、然而利大腸之藥必先從胃
而入脾、由脾而入大腸、吾恐湯劑之入大腸、不遽受益、胃與脾
先受其損矣。方用盡穢丹、大黃一錢、滑石一錢、厚朴一錢、地榆
二錢、檳榔一錢、各爲細末、用蜜煮老爲丸、一次服盡、服後卽用
膳以壓之、不使留於胃中、必得微利爲度、一利而痢病頓除。此
方專下大腸之濕熱也。邪原在大腸、所以一用奏功、倘畏損傷
脾胃、用人參湯送下更妙、然亦止宜於虛弱之人、不宜於健旺
之客也。

此症用緩攻
湯亦神

白芍一兩、枳壳五分、大黃一錢、
檳榔五分、水煎服、一劑卽止

人有中氣不順、口中作噯、下痢不止、人以爲濕熱作痢、誰知是氣
逆作痢乎。夫痢疾多是濕熱、然濕熱之所以停積於腹中者、氣
阻之也。凡人大便、氣閉則結、氣逆則瀉、有濕熱而更兼氣逆、徒
用消濕瀉熱之藥、不用理氣之味、則過於下行、氣必更滯矣。治
法必須利氣、佐之消濕瀉熱之劑爲妙、雖然氣之所以逆者、以
下多亡陰、陰血虧損、氣乃不順、遂因之作逆也。欲氣逆而仍反
爲順、必須補陰以生血、然而血不可以遽生、陰不可以驟長、用
順氣之藥、加入於補陰補血之中、則陰血漸生、痢可速止矣。方
用草撥散、草撥三錢、芍藥五錢、當歸五錢、牛乳半斤、同煎一半、
空腹頓服、一劑痢止、再劑不再痢也。蓋草撥最能順氣、且去積
滯更神、入之於歸芍之中、更能生長陰血、佐之牛乳者、牛乳屬

陰乳乃血類無形之陰血不能遽長用有形之陰血以滑其腸中之迫急則血既無傷陰又不損轉能佐氣以去其結滯故奏功甚捷取效獨奇耳

此症用順氣湯亦效

廣木香三錢烏藥甘草枳壳各一錢白芍五錢炒梔子車前子各三錢水煎服

人有腸澼下血另作一派噴啞而出且有力而射遠四散如篩腹中大痛人以爲陽明氣沖熱毒所作也誰知是氣血下陷之極乎夫清氣上升則濁物自降惟清陽之氣既不能上升則濁陰之物必留滯於腸中而不化况助之濕熱之毒則血不能藏乃下注而噴射矣或疑血不上藏洞瀉宜矣何下出如篩乎此乃濕熱之毒氣火盛逞其威作其勢也至於另作一派啞血遠射者邪與正不兩立正氣化食而邪氣化血正氣既虛不敢與邪

氣相戰聽邪氣之化血不與邪氣同行以化食邪氣遂驅腸中之血以自行腸中之食既不得出乃居腹而作痛邪氣奪門而出是以另行作一派遠射有力也治法升其陽氣瀉其濕熱之毒則正氣盛而邪自衰邪衰而血亦不下也方用升和湯陳皮五分熟地五錢當歸三錢生地二錢丹皮一錢升麻一錢甘草五分黃芪三錢白芍五錢車前子三錢黃芩一錢水煎服二劑血止再二劑全愈此方名爲升陽其實補陰但升陽而不補陰則陽氣愈陷以陽氣之升升於陰氣之充也蓋下血既久其陰必亡惟用當芍二地以補陰而後益之黃芪之補氣則氣自升舉卽不用升麻之提而陽已有躍躍欲舉之勢矧助升麻又加車前之去濕丹皮黃芩之散火則濕熱兩消何氣之再陷乎此升陽全在和之之妙也

辨證錄

卷之七

此症升陷

湯亦神

人參當歸各五錢、熟地白芍各一兩、丹皮荆芥車前子各三錢、甘草黃連各五分、水煎服

人有痢久不止、日夜數十行、下如清涕、內有紫黑血絲、食漸減少、脈沈細弦促、人以爲濕熱之毒未除、誰知是瘀血未散乎、夫痢成於濕熱、未聞痢成於瘀血也、不知血喜流行、若不流行且化瘀矣、况因內外之傷以成瘀、欲其不化爲痢難矣、世人不知成瘀之故、試舉其一二言之、如飽食之後、復加疾走、或飲酒之餘、更多叫號、或毆傷忍痛、或跌磕耐疼、或大怒而氣無可泄、或遇鬱而愁無可解、或餐燔炙之太多、或受訶責之非分、皆能致瘀而致痢也、及致成瘀、以治痢之藥投之、絕無一驗者、以所成之痢、乃似痢而非痢也、治法但治其瘀、不治其痢、則得耳、方用消瘀神丹、乳香一錢、沒藥一錢、桃仁十四箇、滑石三錢、廣木香一

錢、檳榔一錢、白芍五錢、神麴餽爲丸、米飲下百丸、連服二日、卽下穢物而愈、倘一日少痊、不全愈者、此瘀盛也、用大黃一錢煎湯、送前丸二百丸、無不愈矣、此方治瘀而痢未常不兼治也、凡治痢久不愈者、可用此丸、以下其瘀血、要在人消息之也、

此症用分瘀

湯亦神

大黃車前子各三錢、丹皮五錢、當歸一兩、枳壳柴胡各一錢、水煎服

癥瘕門

人有肝氣甚鬱、結成氣塊、在左脅之下、左腹之上、動則痛、靜則寧、歲月既久、日漸壯大、面色黃槁、吞酸吐痰、時無休歇、人以爲痞、塊也、誰知木鬱而成癥瘕乎、夫肝木之性、最喜飛揚、不喜閉滯、肝氣一鬱、必下尅脾胃、脾胃受尅、則氣不能暢行於臟腑、遇肝之部位、必致阻滯而不行、日積月累、無形化爲有形、非血積而成瘕、必食積爲癥也、治法舒其肝中之鬱、助其脾胃之氣、則有形仍化爲無形矣、倘見有形、誤認爲食與血、妄用消食敗血之劑、則脾胃之氣大傷、而肝之鬱、仍不能解、勢必其形愈大、往往有致死不悟者、不重可悲乎、方用平肝消瘕湯治之、白芍一兩、當歸五錢、白朮一兩、柴胡一錢、鼈甲三錢、神麃一錢、山楂一錢、枳壳一錢、半夏一錢、水煎服、四劑、塊小、又用四劑、而塊又小、十

劑魂全消矣、此方全去平肝以解鬱、鬱氣一舒、不來尅脾胃之土、則土氣自安、加白朮以健脾開胃、則脾胃氣旺、不畏肝氣之尅、則氣自通肝、何阻滯之有、况用鼈甲山查、皆是攻堅去穢之神藥、何至有鬱悶不舒哉、

此症用化痞膏、

外治亦可

大黃五錢、人參三錢、白朮五錢、枳實三錢、丹皮二錢、鼈甲一兩、神麃一兩、山查五錢、麥芽五錢、厚朴三錢、當歸一兩、白芍一兩、生甘草二錢、檳榔二錢、防風一錢、川烏一箇、香油三斤、鍋熬以上藥煎數沸、用白布將藥渣灑出、再煎油滴水成珠、然後再入後藥末、薄荷葉二錢、乳香沒藥各五錢、麝香一錢、赤石脂二兩、冰片二錢、阿魏二錢、血竭三錢、各爲末、入油內、再煎又入炒過木飛過黃丹末一斤、收之成膏矣、貼痞塊止消一箇、卽消其膏藥須攤得厚、不可太也。

人有脾氣虛寒、又食寒物結於小腹之間、久不能消、遂成硬塊、已而能動、人以爲癥結而生瘕也、誰知是命門火衰、不能化物乎、

夫脾乃濕土、必藉命門之火薰蒸、倘命門火衰、則釜底無薪、何以蒸腐水穀哉、譬如陽和之地、有太陽之照、則萬物發育、處於陰寒幽冷之區、則草木萎稿、安得有萌芽之達耶、又譬如淤泥濕田、非遇烈日炎氛、未易爍乾、是土必得火而燥也、人身脾土、何獨不然、無火則所用之飲食停積於中、而癥瘕生焉、若用攻逐之法、則虧損脾陰、勢所不免、何若仍補命門之火、扶助脾土、則旺土自能消化、不必攻逐、而癥瘕自開、更覺漸移默奪之爲勝哉、方用溫土消瘕湯、白朮一兩、茯苓一兩、肉桂二錢、枳實二錢、人參五錢、巴戟天五錢、山查一錢、水煎服、二劑塊少減、又二劑塊又減十劑消化於烏有矣、此方用巴戟天肉桂、溫補命門之火、火旺則陰霾自滅、人參白朮茯苓健脾、又能利濕、濕去而土燥溫和、寒蟲水怪、何所潛形、况有枳實山查之類、原能攻逐

乎、此方殆治其源、而又治其標者也、

此症亦可用化塊丹治之、

人參五錢、白朮二兩、肉桂神麩各二錢、荸薺一兩、鼈甲三錢、水煎服

人有胃氣虛弱、食不能消、偶食堅硬之物、存於胃中、久則變爲有形之物、腹中亂動、動時疼不可忍、得食則解、後則漸大、雖有飲食亦痛、人以爲痞塊成鼈也、誰知似鼈非鼈乎、蓋痛之時、以手按之、宛如鼈身之背、四足之齊動也、夫鼈動物也、豈肯久安於一處、其非鼈也明甚、何形之宛似乎、蓋胃屬土、土中所生之物、大約四足者居多、土中所生之物、喜靜而不喜動、故安土重遷、形如鼈而不移也、但既不喜動、何以亂動、蓋性雖喜靜、而覓食充饑、則動靜之物相同、試看其得食、則減而不亂動、非索食之驗乎、日用飲食、以供其口腹、則身形日大、身形旣大、所用之飲

食、何足以供之、自然嚼皮傷肉、安得不痛哉、治法自當以殺蟲爲主、然殺蟲猶攻邪也、攻邪必傷正氣、補正以殺蟲、又何疑乎、方用攻補兩益湯、榧子十箇、白微三錢、雷丸三錢、神麩三錢、檳榔二錢、史君子十箇、白朮一兩、人參五錢、水煎服、一劑腹必大痛、斷不可飲之茶水、堅忍半日、如渴再飲二煎藥汁、少頃必將蟲穢之物、盡下而愈、不必二劑、此方神奇、方中盡是殺蟲之味、用之於人參白朮之中、且以二味爲君主之藥、蓋冲鋒破陣之帥、必得仁聖之君、智謀之相、籌畫於尊俎之間、始能奏凱成功耳、倘舍人參白朮不用、徒用殺蟲之味、亦未必無功、然斬殺過傷、自損亦甚、非十全之師也、

此症用化鼈湯亦效

人參三錢、白朮五錢、白微百部各三錢、麝香枳壳各一錢、檳榔二錢、鰻魚骨炒黑爲末、煎汁服

人有氣虛下陷、飲食停住於脾胃之間、而成塊者、久則其形漸大、悠悠忽忽、似痛不痛、似動不動、人以爲痞塊也、誰知是陽氣不升之故乎、夫脾胃之氣、日動宜升、不可一朝下陷、倘饑飽勞役、以傷其形、房幃秘戲、以傷其骨、加之厚味醇醪、不節口腹、則脾胃之氣、何能升哉、於是陽閉於陰之中、陰離於陽之內、陰陽兩不交接、飲食不易消化矣、卽能消化、而氣結不伸、亦能成形、但其形外大而內歉、按之如空虛之狀、見假象以惑人也、治法不必治塊、惟升提陽氣、則脾胃無下陷之虛、氣塊不消、而自化矣、方用補中益氣湯、人參三錢、黃芪一兩、當歸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白朮一兩、柴胡一錢、升麻四分、半夏一錢、水煎服、補中益氣湯、乃提陽氣之聖藥也、此病原是氣虛、故用黃芪補氣爲君、用白朮一兩者、以塊結於腹、取其利脅臍、以通上下之氣、參可奏功也、

歸助芪朮、以健脾胃之土、土氣旣旺、用升柴提之、則氣尤易升、癥瘕之塊、未必無痰涎之壅、加半夏入於陳皮甘草之中、則消痰而又不耗氣、同羣共濟、發揚陽氣之升、卽有邪結、無不散矣、况原係氣塊、而非食塊、有不立時消化者哉、多亦不過數劑、便可奏功也、

此症亦可用加減
六君子湯治之

人參三錢、白朮茯苓各五錢、甘草山楂麥芽厚朴各一錢、陳皮枳壳各五分、神麩一錢、水煎服

人有正值飲食之時、忽遇可驚之事、遂停滯不化、久成癥瘕者、醫有作痞塊、治之不效、用補藥治之亦不效、蓋驚氣之未收也、夫少陽膽氣、主發生者也、一遇驚、則其氣鬱結不伸、膽與肝爲表裏、膽病而肝亦病、必加怒於脾胃之上、脾胃畏木氣之旺、不能消化糟粕、於是木土之氣、兩停於腸胃之間、遂成癥瘕、而不可

○解也、治法必須開少陽之鬱爲先佐之平肝之劑、則脾胃不畏肝膽之尅、自能分消水穀、何至癥瘕之不散哉、方用逍遙散治之、白术二錢、白芍五錢、當歸三錢、柴胡一錢、陳皮一錢、半夏一錢、鼈甲三錢、甘草五分、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十劑全愈、逍遙散乃解鬱之神藥也、肝膽二經之鬱結開、則脾胃之癥瘕不攻自破矣。

此症用消瘕湯亦神效

白芍一兩、白术、鼈甲各五錢、甘草、鬱金各一錢、枳壳五分、天花粉、丹皮、香附各二錢、茯苓、巴戟各三錢、白豆蔻二粒、廣木香五分、

水煎服

人有偶食難化之物、忽又聞驚駭之事、則氣結不散、食亦難消、因而痰聚成瘕、人以爲痞也、誰知是驚氣之閉結乎、夫驚則氣下、疑有食必隨氣而下矣、胡爲因驚反多留滯耶、不知氣乃無形、

○食乃有形也、無形之氣、隨驚而下降、有形之物、隨驚而上升、且驚則氣下於肝中、而不下於脾中也、氣下於肝、則肝之氣不散、而下尅脾土、卽無物相閒、尚留物不化、况原有難化之物、受於未驚之前、安得卽化乎、此癥瘕所以生也、治法必去驚駭之氣、大培脾胃之土、則癥瘕不攻自散也、方用培土化瘕湯、白术一兩、柴胡一錢、茯苓三錢、山藥四錢、神麃二錢、山楂一錢、枳壳五分、兩頭尖三錢、厚朴一錢、鼈甲一錢、五分、白微一錢、何首烏生用二錢、白芍五錢、白芥子二錢、水煎服、十劑癥瘕消半、再服十劑、全消、此方用白术以培土、何又用白芍以平肝、蓋脾胃由於肝膽之相制、用白芍以平肝膽、正所以培脾胃之土也、肝既不尅脾胃之土、則土氣升騰、無物不化、况益之消瘕、破癥之味、何塊之不除哉、且方中柴胡一味、已抒肝膽之氣、膽氣揚而肝氣

快總有驚駭不知消歸何處寧患癥瘕之固結哉

此症亦可用消
痰湯治之

人有飽食卽睡於風露之間睡未覺腹中飽悶不舒後遂成痞人以爲食未消而成痞也誰知風露之邪裏痰於胃中乎夫風邪陽邪也露邪陰邪也二邪合而不陰不陽之氣最難化物故往往停積腹中而不散治法通其陰陽使陽邪入於陰之中陰邪出於陽之外則陰陽正氣兩不相損庶痰氣開而邪易遁也第陽邪易散而陰邪難散然雖有陰陽之分而祛邪何論陰陽但補其陰陽之正氣則邪不祛而自祛矣方用兩祛丹白朮一兩人參三錢何首烏生用三錢鼈甲末三錢地栗粉三錢神龜二錢茯苓二錢當歸三錢半夏一錢貝母一錢水煎服二劑輕四劑又輕十劑痞塊全消此方脾胃雙治之法也脾胃俱屬陰奈兩有以消之也

人有食蔬菜之類覺胷膈有礙遂疑有蟲因而作痞人以爲蟲子之作祟也誰知是心疑而物不化乎夫脾胃主化物者也母論蔬菜入胃俱化卽蟲子之類到胃入脾安有不化者乎蟲卽消化何能成痞蓋疑心害之也夫脾胃之所以能化物者全籍乎先後天之火氣也後天火氣在心包先天火氣在命門心包之火生胃命門之火生脾脾胃有二經火氣而後能化糟粕而出精微土得火而生也食蔬菜而動疑則心動矣心包代心出治主動而不主靜今心動而心包反不敢動心包不代心君以出

治則火氣不入於胃、胃既不能化物、而脾遂不爲胃、以運行其所食之物、又安能化、自然停住於腹而成痞矣、若不解其疑、止去健脾消痞、則癥瘕寧易蕩除哉、方用釋疑湯、人參三錢、巴戟天五錢、茯苓三錢、白朮五錢、白微二錢、甘草一錢、史君子三枚、砂仁三粒、肉桂一錢、廣木香三分、菖蒲五分、水煎服二劑輕、四劑又輕、十劑全消、此方全去溫補心包之氣、心包氣旺、則心包之火、自必升騰、寧肯自安於無爲、而不代心君、以宣化哉、心包火氣、宣於胃中、而命門之火、翕然相從、不啻如夫婦同心、內外合力齊心攻擊、雖有癥瘕、不立時消化、吾不信也。

此症亦可用加味

四君湯治之

人參遠志山藥各三錢、白朮五錢、甘草枳壳各一錢、

茯苓五錢、菖蒲一錢、山楂二十粒、神曲一錢、水煎服

辨證錄卷之七

